

# 民族传统体育的多层级文化认同功能\*

## ——以羌族“推杆”为例

刘 广, 和春云

(云南大学 体育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4)

**[摘要]** 身体是承载社会记忆的载体, 通过身体的实践能达到强化集体记忆, 进而凝聚群体的共同体意识。运用田野调查法、文献资料法等研究方法, 以羌族“推杆”为研究对象, 在分析羌族推杆文化共生互补的内涵特征基础之上, 通过探讨作为国家在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历史记忆的塑造, 进而展现体育推进文化认同的组织机制; 通过羌族“推杆”探讨文化空间泛化与社会整合, 展现传统体育凝聚族群认同和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身份认同的社会动因; 在“藏彝走廊”的多元文化地域内, 透过羌族体育文化的“借用”和“共享”, 展现多层级的身份认同建构机制, 提出“族群-身体动作符号论”的理论假设, 认为不同族群在历史演进中创设和发展的传统体育是族群的身体动作符号知识体系, 具有鲜明的族群身份属性。作为身体动作符号体系的民族传统体育对于淡化族群边界、塑造身份认同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 民族传统体育; 文化认同; 羌族; 推杆

**[中图分类号]** G85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5639(2023)05-0049-11

**DOI:** 10.14091/j.cnki.kmxyxb.2023.05.006

### 一、引言

汶川处于汉藏文明交汇中的羌文化“中间地带”, 是费孝通先生所提出“藏彝走廊”的组成部分, 正如王明珂先生所说, 羌是汉藏之间的族群缓冲<sup>①</sup>。汶川的民族地理分布在长期历史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 呈现“藏住山顶、羌住山腰、汉住山脚”的分布格局。“藏彝走廊”是一个民族众多、文化多样性十分突出的区域。“藏彝走廊”中的民族交往有两个突出的特点: 一是主观上民族观念淡薄、民族界限模糊; 二是文化普遍持包容态度, 使各民族在文化上往往“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sup>②</sup>“藏彝走廊”中的不同民族彼此尊重对方的语言文字、饮食习惯、节日庆典、民间习俗、宗教信仰等文化, 不同民族相互“借用”和“共享”彼此的族群文化符号。羌族文化是“藏彝走廊”多元族群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羌族传统体育是羌族文化的组成部分, 羌族推杆作为羌族文化符号在藏彝走廊中被“借用”和“共享”为地域性的传统体育文化。受王明珂先生“表相-本相”<sup>③</sup>的研究启迪, 笔者在本研究中尝试将羌族“推杆”视为“表相”, 以此阐述“藏彝走廊”中的羌文化区域内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多层级族群身份认同”的“本相”。在阐释羌族推杆文化内涵的基础之上, 通过羌族推杆的文化空间泛化和社会整合展现羌族文化区域内民族文化符号的共享, 讨论民族传统体育如何展现文化认同、促进文化认同、建构

\* **[作者简介]** 刘广, 男, 四川内江人, 云南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体育人类学; 和春云, 男, 纳西族, 云南丽江人, 云南大学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体育人类学。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藏彝走廊原始体育文化遗存整理与研究”(20BTY105); 云南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创新基金重点项目“体育人类学视域下云南彝族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研究”(ZC-22221563)。

① 王明珂. 羌在汉藏之间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② 石硕. 藏彝走廊多民族交往的特点与启示 [J]. 中华文化论坛, 2018, (10): 4-8.

③ 王明珂. 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文本与表征分析)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文化认同的递进过程,进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民族传统体育的个案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该理念的提出引起学术界的广泛讨论和积极响应,不同学者从民族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就“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开理论和实证的研究,取得丰硕的成果。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相关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中,彭响等在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阐释的基础上,讨论了民族传统体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关联与实践路径<sup>①</sup>;倪依克等在分析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特质的基础之上,从茁壮各民族间文化认同、弘扬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唤醒体育文化记忆等3个方面提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路径选择<sup>②</sup>;韦晓康等以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为讨论中心,在阐述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历史进程与竞演模式的基础之上,分析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指向、内在呼应和实践意蕴<sup>③</sup>;白晋湘等以苗疆传统体育为分析对象,从苗疆传统体育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三重路径讨论民族传统体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sup>④</sup>;丛密林以蒙古族传统体育为分析对象,在分析新时代蒙古族传统体育关键要素的基础之上,从空间、结构、认同的三维路径提出新时代蒙古族传统体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推进路径<sup>⑤</sup>;耿献伟等以藏族传统体育为分析对象,运用群际接触理论,通过外因、内因解读藏族传统体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叙事过程,并从认知、行为、情感分析藏族传统体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联系<sup>⑥</sup>;张金桥等以新疆民族传统体育为分析对象,以文化润疆的深层逻辑,分析新疆民族传统体育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话语体系和实践路径<sup>⑦</sup>;于海渤等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体育学的解释,认为体育精神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反映,体育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价值<sup>⑧</sup>。纵观学界当前对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相关研究成果,既有对民族传统体育促进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意涵研讨,又有实践路径分析;既立足高远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分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又脚踏实地分析地域性、民族性的传统体育项目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现有的研究成果对于推进民族传统体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起到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和实践参照作用。遗憾的是,该领域的现有研究成果大都只是从结果论出发讨论民族传统体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忽略了民族传统体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性要素。基于此,本研究选取“藏彝走廊”中羌文化区内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推杆”为分析对象,在深描“推杆”的社会文化内涵的基础上,讨论“推杆”促进、塑造和建构文化认同的过程性要素,主要讨论民族传统体育与文化认

① 彭响,刘如,张继生.民族传统体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0,(2):59-64.

② 倪依克,潘嘉峪.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特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维路径[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22,(9):47-54.

③ 韦晓康,代嘉.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符号[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22,(9):65-78.

④ 白晋湘,郑健.交往交流交融:苗疆传统体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路径[J].体育学刊,2022,(1):1-8.

⑤ 丛密林.新时代蒙古族传统体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要素及推进路径[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22,(9):101-112.

⑥ 耿献伟,牛欢.藏族传统体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归因考释[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22,(9):79-87.

⑦ 张金桥,李英杰.文化润疆:新疆民族传统体育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话语体系和实践路径[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22,(9):88-100.

⑧ 于海渤,王智慧.文化重叠共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体育学解释——基于《体育与科学》学术工作坊主题叙事的分析[J].体育与科学,2023,(1):1-10.

同的多层级性之间的互动关系和族群身份呈现的动态机制。

本研究主要调研地点是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同时秉承区域研究理念,不仅对主要调研地进行深度调研,同时也开展对整个羌族文化区域的调查研究。选题关注的是整个羌文化区域内各族群与体育的互动,客观上需要多点调查,以对族群交流和互动关系产生更为明晰的认识。因此,笔者还前往“藏彝走廊”腹地搜集相关信息。同时,本研究贯彻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每个田野点的研究各有侧重。笔者曾3次前往“藏彝走廊”中的羌文化区展开田野调查,第一次调研的时间为2019年2月14日至2月20日,主要调研点包括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泸定、康定、丹巴、金川县,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马尔康、理县、汶川、茂县等地。第二次调研的时间为2022年1月5日至1月12日,主要调研点包括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汶川、理县、茂县。第三次调研时间为2022年7月20日至8月18日,主要调研点包括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泸定、康定、丹巴、金川县、马尔康、理县、汶川、茂县等地。其间与当地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文化和旅游局相关工作人员、文化旅游景区负责人、外来游客等研究对象展开结构访谈或半结构访谈,收集大量与研究主题相关的材料。

## 二、共生互补:羌族推杆文化

羌族“推杆”(羌语:无勒泽泽)是以木杆或竹竿作为器械,由个体或群体在器械两侧向内对推的民族传统竞技体育活动。推杆在羌族地区开展较为广泛,在2009年被认定为四川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推杆在1985年被列为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表演项目,如今,在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表演项目中仍然有羌族推杆的展演。推杆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上以《羌族-推杆》为名进行演出,使全世界人民看到中国历史悠久、独具特色的羌族传统体育文化。目前,羌族推杆已成为有竞赛规则、器材标准、场地规格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推杆在羌族地区推杆仪式节庆、婚俗庆典、民族旅游、民族运动会以及生产日常中开展较为普遍,主要流传于四川省汶川、理县、茂县、黑水、松潘、北川等羌族地区。羌族推杆文化根植于当地的社会结构之中,是多民族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共同创造的文化符号,羌族推杆在其符号象征体系和社会意义文化层面有其特殊内涵。

### (一) 身份在场:仪式节庆中的羌族推杆

文化具有象征性的特征,民族文化符号对于该民族群体具有独到的象征意义。纵观羌族的发展史,当今的羌族文化既是古老的“羌”文化遗存,又是在漫长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文化涵化而成的。在多元文化交融过程中,羌族既吸收其他民族的节庆文化,又保留了自己的特色传统节日。羌族的典型节日主要有“瓦尔俄足节”“祭山会”“羌历年”。<sup>①</sup>在羌族传统的节庆和仪式中,推杆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以羌族“瓦尔俄足节”为例,“瓦尔俄足节”与“端午节”都在农历五月初五,是全村寨男女老少参与的民族节庆活动。其主要有唱经、酬神、祈神、唱歌、跳萨朗舞、体育竞技等活动。“瓦尔俄足节”是羌族一年之中最隆重的全民性敬神暨歌舞娱乐节。2006年,“瓦尔俄足节”被认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瓦尔俄足节”从农历五月初三开始,要持续3天,五月初五时为节庆的高潮,届时羌族群众相聚喝砸酒、跳萨朗舞、玩推杆,不亦乐乎!

推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家话语中被认定为羌族的文化符号,在民族节庆中进行推杆展演,其实质是通过体育竞技实现“族群”的身份在场。仪式节庆是人的社会活动,通常以身体实践的操演,传递、表达出特定的意义和象征。在民族节庆仪式中通过体育的身体操演,增强了节庆的娱乐性和竞技性。更重要的是,身体操演使得仪式的参与者实现了“仪式的身体在场”或“情景化”。此种身体参与的行为既能形成仪式的集体记忆,又使得仪式的意义和象征体系在身体的操演之中辐射于每个仪式参与者,达到文化的共享、社会的整合。同时,族群身份的在场,也彰显出“他-我”之间身份的认异,推杆的身体动

<sup>①</sup> 杨宏峰. 中国羌族 [M].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1:160-165.

作符号在民族仪式和节庆中被赋予或强化了其深层次的内涵。

## (二) 象征隐喻：婚庆仪式中的羌族推杆

羌族婚礼仪式一般分为订婚、结婚两大程序。订婚有开口酒、小订酒、大订酒3个过程。婚礼有花夜、正宴、回门3个仪式。在传统羌族婚礼仪式的“花夜”中，在宴席结束之后，堂前设七星灯，亲朋好友共唱喜歌、跳萨朗舞。其后，在家中拿出一根木杆，通过推的方式进行攻守对抗娱乐活动，一般为男方与女方的亲友对推，男女不限，人数也可不等。在汶川这个多民族聚居区域，族际通婚现象较为普遍，值此新婚之际，不同民族在婚庆中通过推杆增加庆典的娱乐性和象征性。在访谈时，访谈人 LQ 谈道：

结婚的时候，推杆主要是考验新郎官的，看你得不得行，有没有劲。也是为了更好地耍嘛，（婚礼）人多也热闹。现在结婚都少见这个咯，原来就是要多点。<sup>①</sup>

有学者认为羌族推杆源于羌族的生殖崇拜，推杆时双手将木棍夹于大腿内侧，动作形式类似于男性生殖器官。<sup>②</sup> 访谈人所说的“行”“劲”的表述，不仅限于对男性身体素质的意义表达，更有生殖能力的隐喻，具有极强的象征意义。婚俗仪式中的羌族推杆所蕴含的功能也不仅限于活跃气氛，推杆在婚礼中的展演，或与原始生殖崇拜有着一定联系，婚礼中进行的推杆有着多子多福、男性力量的价值内涵。

## (三) 身体记忆：生产生活中的羌族推杆

自然地理环境对民族文化的塑造具有深远的影响，古代羌族的生计方式由过去在西北河湟地区的游牧生计方式转向现在西南地区以农耕为主、游牧为辅的生计方式。随着赖以生存的自然地理条件的变化，羌族人民的生产生活也产生巨变。羌族推杆的文化呈现不仅是在民族节庆或婚俗仪式中，推杆源于民间，根植乡土，羌族推杆的参与性与竞争性价值对羌族人民日常的生产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正如访谈人 WC 谈道：

我们就是喜欢耍这些嘛，人多人少都可以来。（逢年过节）那个时候来的人多哦，整个寨子基本都来看啊，耍啊，比哪个厉害，大家都可以来耍。<sup>③</sup>

与在仪式节庆中呈现的羌族推杆相比，日常生活中的推杆“仪式性”不强，“世俗化”的推杆所具有的广泛参与性，让每个人都能以身体感知民族传统的文化，强化参与者的集体意识。羌族推杆所具有的体育本质属性，在农闲娱乐和村寨集体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正是因为源于民间，根植于当地日常的生产生活中，成为羌族人民生活中的组成部分，通过羌族人民日常的身体实践，由推杆产生对群体生活的身体记忆，推杆才能沿袭至今。

## 三、国家在场：羌族推杆促进文化认同

### (一) 作为国家在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灾难不仅推动社会与文化重归以前的模式，也刺激它们走向变革。<sup>④</sup> 在汶川地震之后，对羌族传统文化的抢救性挖掘和保护成为当务之急。2008年10月，原文化部设立国家级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为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提供了契机。<sup>⑤</sup> 在汶川大地震之后，羌族的传统文化受到巨大冲击，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成为重要课题。2009年，羌族推杆被列为四川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认定汪清寿先生作为羌族推杆项目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汪清寿先生

① 访谈人 LQ：男，羌族，47岁；访谈时间：2022年1月11日；访谈地点：汶川大禹文化旅游区。

② 张胜冰. 造型艺术与西南少数民族生殖崇拜 [J]. 思想战线, 1996, (4): 51-55.

③ 访谈人 WC：男，羌族，51岁；访谈时间：2022年8月11日；访谈地点：中国古羌城。

④ 苏珊娜·M·霍夫曼，安东尼·奥利弗-斯密斯，彭文斌. 人类学与灾难研究的范式 [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1): 30-35.

⑤ 林继富. 家园重建与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研究 [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 (4): 33-37.

谈道:

那个时候,我们是在地震之后才说认定这个(传承人),是政府他们搞的。我们现在呢,年轻人出去打工,过年过节的时候大家回来就组织来耍哈(推杆),锻炼身体,总比坐起打麻将好嘛,哈哈(笑)。政府搞这些活动的时候也叫我去帮助裁判啊,指导啊。这些,比如之前的运动会,这几年才(通过)旅游发展起来,还是发展得比较好,政府重视嘛。<sup>①</sup>

将“推杆”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推动推杆的传承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作为国家在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践激发出文化保护的民间力量,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带动之下,民间重构文化传统,这对于维系情感和认同具有重要价值。由政府部门主导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羌族推杆的现代化、竞技化、规范化改造,使得传统体育向现代竞技运动转型。通过运动会的形式展现羌族文化,对增强族群凝聚力和文化自信具有重要价值。

## (二)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历史记忆的建构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认定中,“推杆”最初认定的是北川羌族推杆,在后来的实践之中,由北川辐射于整个羌文化区内,由此映射的是族群文化的现代建构问题。羌族推杆呈现极强的地域分布属性,羌族推杆在过去并非羌文化区域内共享,在现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和旅游产业发展的推动之下,地方性的羌族文化事项逐渐成为整体性的羌族文化符号。在调研中,当谈及推杆时,羌族群众对有关羌族推杆历史记忆和传说了如指掌,娓娓道来。当笔者深入访谈时,访谈人LQ坦言道:

过去我确实没见过我们有推杆,后来非遗和旅游火热之后才看到,这个推杆的故事是他们摆龙门阵的时候说的,这也是我们羌族自己的东西嘛。<sup>②</sup>

透过此访谈个案可以认为,民族的历史记忆和对文化的解释可以被人为建构,这并不影响不同地理单元内的同一族群对民族的整体文化的认同。不同地理单元内的羌族在族源、语言、风俗、体质等各个方面皆有统一性,但是在具体的文化事项中各有不同。在此对话个案中,个体对“推杆”历史记忆的解读,既是一种他者赋予我族的“想象”,又有其文化和自认地理的实在属性,是一种“想象”与“实在”互构的共同体。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呼声之中,地方政府将地域的羌族文化符号赋能为整体的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固然是对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起到重要作用。应该指出的是,这对原本无传统推杆的羌族人民而言,羌族推杆是被建构起来的属于自己的文化遗产,亦可称为被赋予的文化遗产。同时,随着民族文化旅游开发和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推进,羌族文化保护和传承的观念深入羌民内心,将原本不是自己地域传统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符号,也视为自己宝贵的文化遗产,并且深入人心。通过这个案例,展现出来的是传统文化的建构性,即在政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和社会对传统文化的关注之中逐渐建构并认同起原不属于“自己”的文化符号。当地域的文化符号成为民族的文化符号之后,民族文化符号又将化为更大区域的文化符号。随着文化符号的共享,对共同身份的认同逐渐强化。

羌族推杆在汶川县城的推广传承和普及,其实质是在政府的支持之下所进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工作,在客观上促进了推杆文化的保护与发展。对灾后传统推杆的现代重构的实质是将地域性文化符号扩大为民族的文化符号,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开展促进了羌族对推杆的认同建构,有关推杆的历史叙事的扩散和传播加速了推杆作为羌族文化符号的进程。作为国家在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践进入地方社会,让地方性的传统体育活动获得社会各界的关注,使得民族传统体育得以现代化的发展和转型。在羌族推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通过对其历史记忆的传述,逐渐建构起通过推杆牵动的族群身份认同。羌族推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践中达到促进文化认同的效用。

① 实名已获汪清寿先生同意,在此向汪先生表示感谢。

② 访谈人LQ:男,羌族,47岁;访谈时间:2022年1月11日;访谈地点:汶川大禹文化旅游区。

#### 四、泛化与整合：羌族推杆塑造文化认同

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任何区域里，文化都是共生性的，是互相吸收和借鉴的。<sup>①</sup>羌文化区是藏彝走廊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多元民族文化交融的地域，各民族长期在共同地域内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区域文化和身份认同的多元一体格局。

##### （一）推杆文化空间泛化

羌族推杆在过去集中分布于四川省理县和茂县，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产业开发，而今羌族推杆文化的空间分布逐渐成为汶川、理县、茂县、北川等羌文化区域的共有文化符号。文化符号的共享是族群淡化边界的重要方式，在羌文化区域共享地域性的羌民族文化符号，其实质是消解族群身份的边界，建构身份共同体的表现形式。

##### 1. 基础：物质空间泛化

羌族推杆文化之所以能从地域性的符号转化为羌族的文化符号，其基础性原因是承载羌族推杆的物质空间泛化，即文化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扩大化。自灾后重建以来，当地的经济快速发展，据统计，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GDP从2010年的127.88亿元快速发展至2020年的411.75亿元。同时，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仅2019年，建设36个国省干道项目，总投资131亿元，项目总数与投资强度创全州历史新高。交通建设成绩显著，现已建成以国道213、317线为主干，县、乡、村道为支线的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实现了乡乡通柏油路，村村通机耕道。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交通基础设施的持续推进建设，促进了社会文化的变迁和人口的流动，使得文化间的交流增多。正如访谈人WC谈道：

我们这里之前的路（因为）地震基本上都烂完了，后头重建又经常有泥石流这些，不好搞的。

这几年我们路修得巴巴适适的，高速也通车了，水泥路修到寨子里头，我们走哪去都要方便好多嘛。

别个外头的游客的来的也多了，我们的羌族文化也都宣传出去了。（现在）跟以前相比变化太大咯。<sup>②</sup>交通的发展程度在某种程度上对一个社会的内部结构有着决定性的影响。<sup>③</sup>道路交通通达度的提升为西南民族地区带来的是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尤其是加速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同时也促进了羌族推杆文化空间泛化。

##### 2. 延伸：社会空间泛化

在汶川地震后，国家积极推进对羌族传统文化的抢救性保护。2008年10月，原文化部以汶川县、理县、茂县和北川县为主要区域，设立国家级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积极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和整理。例如，修建占地面积200hm<sup>2</sup>、总投资近10亿元的国家4A级旅游景区——中国古羌城，不仅将其作为旅游景区，同时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有羌族博物馆、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中心等。一系列的羌族文化设施建设，拓宽了羌族文化的社会空间。在谈到羌族文化保护时，访谈人WJC谈道：

我从九几年就听到说撒子（什么）保护羌族文化，我没读撒子（什么）书，撒子（什么）是羌族文化也都不晓得嘛，囊子（什么）保护嘛。后头地震喽，看到我们的这么多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没得了，才晓得，这就是我们的文化。我们就是要去保护这些。<sup>④</sup>

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提出来的概念，他提到，文化自觉的意义在于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sup>⑤</sup>在经历灾难之后，唤起羌族民众对文化保护重要性的意识，民间开始自觉地重视其传承和保护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在地震后，不少羌族文化精英为传承发展和保护其本民族的文化做出突出的贡

① 麻国庆. 公共记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 [J]. 西北民族研究, 2022, (1): 5-14.

② 访谈人WC: 男, 羌族, 51岁; 访谈时间: 2022年8月11日; 访谈地点: 茂县中国古羌城。

③ 周大鸣, 廖越. 聚落与交通: “路学”视域下中国城乡社会结构变迁 [J]. 广东社会科学, 2018, (1): 179-191, 256.

④ 访谈人WJC: 女, 羌族, 72岁; 访谈时间: 2022年1月9日; 访谈地点: 四川汶川县城。

⑤ 费孝通. 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 [J]. 学术研究, 2003, (7): 5-9.

献。例如,在灾后重建碉楼的过程中羌族能工巧匠自发进行碉楼的修缮工作,在建设羌族博物馆过程中羌族群众无私为博物馆捐赠羌族历史文物,羌族推杆传承人无偿提供羌族推杆的教学和培训等。在经历灾难之后唤起羌族群众对继承和发展羌族传统文化的文化自觉,体现出民间羌族群众在受灾之后对继承和发扬羌族传统文化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在国家和民间的双向合力中,羌族的文化事项在社会空间中无限延伸,使得地域性的推杆成为民族性的文化符号。同时,在民族旅游产业的发展中,通过旅游从业者对推杆的文本叙事和游客对推杆的身体实践,凝聚起对羌族推杆的价值共识,不断地巩固推杆的社会空间。

### 3. 表征:文化空间泛化

马克思认为,人类的社会生产和实践都是基于一定的空间展开,并且社会生产、实践也在重塑空间。<sup>①</sup>羌族推杆随着物质和社会的空间泛化而成为羌族的文化符号,实现“从物质到社会到文化”的意义空间生成,羌族推杆超越其娱乐健身的本质属性重塑着羌族文化空间。在调研中,访谈人YZQ谈道:

推杆是我们羌族的,肯定要去保护这个撒。(推杆被认定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肯定会(感到)骄傲,推杆是非遗,是我们的。<sup>②</sup>

笔者在不同地方多次听到这样类似的表述,各地的羌族群众对“被建构的”传统文化表现出文化自觉。当谈到推杆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时,访谈人表现出极其强烈的文化自信。可以认为,在羌族人民对推杆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建构中,对推杆认知经历从“他者”到“自我”的转变,其表征是对本民族文化符号的认同。可以理解为羌族推杆文化空间从局部性到全面性的泛化,其结果是羌族对“自我”身份认同的强化。

#### (二) 推杆与社会整合

人类社会是一个错综复杂、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探讨推杆与社会整合的互构,需要将推杆置于文化和社会的语境中审视,二者是相互促进、和谐共生的良性互动关系。推杆能淡化族群边界、强化社会共同体意识,达到社会整合作用,在整合社会的过程中也不断强化推杆的文化和社会意义。

##### 1. 推杆在宗教节庆中的社会整合

宗教在羌族民众生活实践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羌族崇尚万物有灵,崇拜白石,在羌族的宗教节庆中祭山会又称“转山会”,是人们祭祀山神、天神保佑人畜兴旺,森林茂密,四季平安,五谷丰登,地方太平的重大节日。节庆当天,寨子里的男子都换上新衣,带上一块刀头,一壶敬酒,一块三叉馍馍到集合地,准备前往祭塔。“释比”<sup>③</sup>头戴猴头帽在前开道,途中气氛凝重,无人嬉戏打闹,只能听到“释比”手中法器打击发出的声音。祭祀开始,众人将羊和公鸡在祭塔前宰杀,“释比”口中念念有词,向山神、天神传递信息,请神收下祭品,并祈求保佑。祭祀结束之后,大家喝砸酒,跳萨朗舞,玩推杆,唱酒歌。

节日的仪式活动集中了信仰、象征、社会秩序、族群等诸多文化要素。<sup>④</sup>在祭山会中羌族人民通过祭祀“神”的活动实现了村寨的集体身体在场,让村寨共同体在仪式中得以铸牢。祭祀结束后的喝酒、唱歌、推杆等集体活动,使得神圣的仪式变得世俗化,让村寨集体从“神”的意识场域中脱离,重返当下的世俗世界,整个仪式羌民实际上进行了“世俗-神圣-世俗”的意识场域循环。仪式所带来的精神世界的共同际遇,产生对群体的认同,对于凝聚共识具有重要作用。

在祭山会中,由宗教的信仰、仪式、身体操演、神圣与世俗的转变,可以看到整合社会的强大力量。既是通过信仰在羌族人民精神世界中整合,又是通过跳萨朗舞和推杆等身体操演在羌族人民物质世界中

① 胡潇. 空间的社会逻辑: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空间理论的思考[J]. 中国社会科学, 2013, (1): 113-131, 207.

② YZQ:男,羌族,46岁;访谈时间:2022年1月9日;访谈地点:四川理县。

③ 释比:又称“端公”,掌握羌族传统知识、传说,是羌族祖先记忆与神灵观念的权威阐释者(笔者注)。

④ 段颖. 泰国北部的云南人[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214.

整合。推杆本身所具有的社会整合性有限,但依附于宗教节庆的“场景化”所展现出来的深层次意义具有较强社会整合性。

## 2. 推杆在民族运动会中的社会整合

推杆在汶川县羌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中作为正式的比赛项目之一,随着运动会的开展达到整合社会的作用。以2023年汶川县第四届羌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为例,该活动以“无忧聚汶川·羌竞展精神”为主题,通过运动与赛事结合,继承和弘扬羌族优秀传统文化,通过羌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达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效果。本次活动设置个人项目、双人赛、团体项目和表演赛,比赛项目主要有骑马、拔河、推杆、抱蛋、丢窝窝、跳背篋、舞麻龙表演赛等羌族传统体育活动。汶川县第四届羌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吸引了来自霸州镇、威州镇、绵虬镇、卧龙镇、漩口镇、三江镇、跑步公园和健身气功站8支代表队共300余名各族运动员参加。赛事气氛热烈,很多群众对运动会给予充分认可,认为这是保护羌族传统文化的具体行动。

在民族运动会的社会实践中具有塑造汶川各族居民的地域认同效果。羌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参与对象广泛,并不局限于某一个民族参加此次运动会,各个民族的运动员在运动会中操演羌族传统体育活动,民族身份的边界在运动会中被淡化。汶川各民族人民和外来游客在羌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中广泛的体验、参与、观赏推杆,了解民族传统体育运动背后的文化,实际上达到增强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增强共同性和社会整合的作用。

一定地域内的族群认同过程,是在和别的族群发生关系中不断刺激下体现出来的。<sup>①</sup>羌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是汶川人民的盛事,将民族文化符号作为依托举行盛大的地域性活动,增强域内族际互动。作为民族文化符号的羌族推杆在区域社会中实现文化共享,使得族群身份边界淡化,民族间的隔阂减少,羌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社会整合效用突出。

## 3. 推杆在民族旅游产业中的社会整合

2008年“5·12”汶川地震以后,民族旅游成为汶川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向,在灾后重建的十余年来,汶川旅游产业发展如火如荼,是2021中国县域旅游发展潜力百强县市。旅游产业是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柱性产业和新增长点。<sup>②</sup>据2020年汶川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汶川全年共接待游客675.2万人次,比上年增长7.6%。其中汶川特别旅游区接待游客366.53万人次,大禹文化旅游区接待游客308.67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510967万元,比上年增长77.8%。第三产业增加值316973万元,增长2.6%,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7.4%,拉动经济增长1.0个百分点。<sup>③</sup>汶川县充分利用域内自然地理旅游资源和羌族文化旅游资源发展可持续的全域旅游,既可以增强区域竞争能力,又可以提升区域经济活力。汶川现已开发三江生态旅游区、西羌第一村、姜维城古文化遗址、萝卜寨民俗村等景区。

汶川将“旅游+体育”作为旅游产业重点发展方向,充分利用羌族传统体育资源,走羌族传统体育文化体验游之路。民族旅游是推动各族群文化的互动和交流的一种最有效的活动。<sup>④</sup>羌族推杆主要在旅游景区之中作为与游客互动的游戏活动进行开展,目的在于增强游客的参与体验感和深化对羌族文化认识

① 麻国庆. 全球化:文化的生产与文化认同:族群、地方社会与跨国文化圈[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 (4): 152-161.

② 黄连云. 民族地区旅游经济空间结构与合作格局分析:以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为例[J].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2018, (4): 13-18, 30, 127.

③ 汶川县统计局. 汶川县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 (2021-11-17)[2022-03-17]. [http://www.wenchuan.gov.cn/wcxrmzf/c100128/1\\_c.shtml](http://www.wenchuan.gov.cn/wcxrmzf/c100128/1_c.shtml).

④ 杨慧. 民族旅游与族群认同、传统文化复兴及重建:云南民族旅游开发中的“族群”及其应用泛化的检讨[J]. 思想战线, 2003, (1): 41-44, 79.



和了解。推杆在旅游产业中的社会整合表现在旅游活动的展演之中,透过推杆来观察在旅游产业中的族群认同和身份归属问题时则可以看出巨大的整合能力。旅游产业开发能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使得当地人的经济收入水平显著提升,旅游开发带来的经济利益使得部分民众将身份作为工具,族群身份的边界破碎,主观意识融入他族群,自我身份认知重构。同时,民族旅游的广泛开展为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起到积极正向的作用,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起到一定作用。在多元文化区域所强调的共同性,使得各民族在身份认同上呈现多元一体格局。

## 五、羌族推杆建构文化认同的动态机制

### (一) 从村落到族群

羌文化区域范围较广,羌族推杆具有极强的地域分布特征,在多数羌族地区民间社会并不存在推杆的文化事项。“5·12”汶川地震后,羌族人民主动地投身于保护和传承羌族传统文化,在此过程中地域性的羌族推杆被视为羌族文化符号。羌族推杆于2009年被认定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极大地激发起羌族民众对推杆的文化自信。推杆在现代的发展中成为羌族族群意识凝聚的典型代表,经过地震灾害之后作为文化的主体的羌族民众自觉保护、传承和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推杆作为其中的代表性符号受到热捧。此或为在灾后文化保护的紧迫性和必要性的要求之下的必然之举。

人类学的基本理论告诉我们,在多元文化地域最易发生文化涵化。<sup>①</sup>通过前文对推杆文化空间泛化和整合的论述,可以认为,通过推杆的发展和辐射,可以看到羌族族群认同由“村落”到“族群”再到“共生地域”的转变,是各民族文化涵化的结果,事实上与藏彝走廊的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高度契合。即使多数羌族群众过去并未见过推杆,通过强调推杆共有的历史记忆和文本叙事,羌族民众接受并认可此文化符号。从羌族推杆实现由地域到民族的认知转变的过程可以看出,羌族族群的意识在此过程也在产生变化,对“他者”文化符号和历史记忆的主观接受,其实质是对族群意识的强化。透过推杆文化空间泛化的过程,凝聚起来的是羌族对自我身份的认同;透过推杆社会整合过程,凝聚起来的是超越民族身份建构的共同体意识,实现从“地域自我”到“民族自我”的认同塑造,呈现中华民族身份认同塑造的动态过程。

### (二) 从族群到共生地域

即使同一个族群,不同的地域会形成不同的文化风格;对地域文化的认同就是地域认同,这种认同不是族群的,而完全是文化性的和社会性的归属感。<sup>②</sup>一般而言,多数人往往倾向关注于与自己生产生活有直接关联的事务和文化事项,相较于民族、国家等认同,更易于对所处的地域产生认同。地域认同与族群认同并不矛盾,也不分离,二者在一定意义上存在相互重叠、互为补充的内涵。推杆在过去作为较小范围内的文化符号,表现出的是地域性的认同。在灾难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之中,推杆表现出的是族群认同。同时,作为国家在场的“非遗”实践进入地方社会,让地方性的传统体育活动获得社会各界的关注,使得民族传统体育得以进行现代化的发展和转型。在羌族推杆的“非遗”传承中,通过对其历史记忆的传述,逐渐建构起通过推杆牵动的族群身份认同。推杆在民族旅游产业和民族运动会的相互作用下整合社会,表现出的是更大范围内的地域认同。对地域认同通过羌族推杆的符号共享可以看出,在民族旅游和民族运动会中将羌族推杆的文化符号推广普及,推杆作为羌族文化符号在多元文化地域内为各民族提供交流互动的平台。羌族推杆在一定程度上推进共生地域内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羌族推杆的社会整合和建构大范围地域认同价值在此凸显。

<sup>①</sup> 班班多杰. 和而不同:青海多民族文化和睦相处经验考察 [J]. 中国社会科学, 2007, (6): 108-123, 206-207.

<sup>②</sup> 韩震. 论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及文化认同:一种基于历史哲学的分析与思考 [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1): 106-113.

### (三) 从共生地域到中华民族

身份具有多层次性, 认同建构亦应存在多层次性。民族传统体育建构文化认同不仅限于固定的家庭、村寨、族群、地域等身份认同的维度, 而且是动态的、可变的、可以被建构的多层次身份认同格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是文化认同, 这里的文化认同不仅仅是单向认同汉族文化, 更在于对由中国各民族共同组成的“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要强调中华民族文化的包容性和多重性, 将各个少数民族的文化符号纳入中华民族整体的文化系统内, 不断夯实“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多元文化的一体性指向。羌族推杆建构文化认同的实质是将民族文化进行地域性的共享, 通过民族传统体育淡化族群身份的边界, 在实践中达到了建构共同性, 实现从村落到族群、从族群到共生地域、从共生地域到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建构。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或隐或显地凝聚在各族人民的内心深处。<sup>①</sup> 在汶川这个多元文化地域内, 通过羌族推杆提供各民族的交流平台, 共同地域中的各民族文化符号实现共享, 使得民族的身份边界模糊化。各民族都在进行着建构“自我”的实践, 这里的“自我”其实是一个宏观的认知, 是地域的文化认同, 更是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建构起来的宏大认同, 当地的共同体意识在此过程中逐渐被建构起来。亦可以认为, 羌族推杆通过身体实践和集体记忆互嵌, 让地域内的各民族共享集体记忆, 各民族集体记忆通过接触、碰撞与杂糅, 成为区域内的共有记忆, 进而建构对“中华民族”的自我身份认同。正如麻国庆教授所指出的, 不同区域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又融入中华民族这一共同的社会文化系统之中, 形成了共同的历史记忆, 成为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基础。<sup>②</sup>

羌族推杆在1985年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等大型赛事的表演, 其实质是将地域性的民族传统体育置于“国家”的语境中, 通过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符号的展演呈现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在宏观层面铸牢各族群众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时, 羌族推杆在仪式节庆、旅游产业和羌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展演与竞赛, 其实质是将民族文化符号置于“地方”的语境中, 在多元族群共生的地域中共享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不断促进共生地域内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在微观层面凝聚地域社会内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六、结论与理论思考

羌族推杆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体现出各民族共生互补的特点, 在多元文化共生的社会环境中, 推杆文化反作用于族群文化认同的构筑。推杆是在“藏彝走廊”中各民族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历经“村落-族群-共生地域-中华民族”的多层级身份归属变迁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民族文化符号。推杆文化表相呈现出在“藏彝走廊”中羌族文化区域内族群身份边界的模糊性和身份认同的建构性的社会本相特征, 即通过民族文化符号的共享和借用可以实现淡化身份边界、建构身份认同。基于“表相-本相”的分析, 可以认为民族传统体育在构筑文化认同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发挥着淡化身份边界和呈现身份属性的作用。

在“灾后复兴”和“非遗”的国家在场之中, 通过“国家”对羌族推杆进行的发掘和整理、族群内部对羌族推杆的历史叙事, 表现出羌族推杆促进族群内部认同的作用。通过论述推杆文化空间泛化机制及演进过程展现区域内羌族“自我”意识的凝聚, 通过分析推杆文化的社会整合价值, 展现出羌族推杆塑造文化认同重要作用。通过推杆展现文化认同的动态机制, 将推杆作为切入点探讨在多元文化区域内族群文化的共享, 所带来的族群边界淡化, 建构超越“民族”的共同体过程。民族传统体育是承载社会记忆的载体, 通过对民族体育的身体实践能达到强化集体记忆, 增强群体凝聚力, 实现建构群体共同

<sup>①</sup> 雷振扬, 兰良平.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研究现状与深化拓展 [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 (4): 24-31.

<sup>②</sup> 麻国庆. 公共记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 [J]. 西北民族研究, 2022, (1): 5-14.

体意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语境下,通过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创造性发展,通过节庆、旅游、运动会等形式展现民族文化,对于增强族群凝聚力和文化自信具有重要价值。

基于田野调查的个案研究与族群认同相关理论,课题组提出“族群-身体动作符号论”理论假设。一般认为,在人类起源早期为满足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创设出各种游戏,这种游戏作为一种身体动作符号知识体系被认为是体育的起源。纵观世界体育,体育具有鲜明的身份标识的功能。例如:印度的瑜伽和卡巴迪,英国的板球、马术,美国的篮球、棒球,韩国的跆拳道,日本的空手道、相扑,东南亚诸国流行的藤球,中国的武术、舞龙舞狮、龙舟等体育活动。可以认为,不同族群在历史演进中创设和发展的传统体育是族群的身体动作符号知识体系,具有鲜明的族群身份属性。每一个族群皆有一套身体动作文化符号知识体系,通过体育运动、舞蹈审美、身体技艺表达族群身份的特质,对内凝聚集体意识,对外彰显族群身份的作用。族群的身体动作符号知识体系是根植于族群的历史与文化的脉络之中的行为文化,在身份在场实现的身体实践中呈现自我族群身份和身份认同的代际传递。民族传统体育就是一种族群身份的表现文化,通过身体动作传递和表达出身体动作符号背后的文化内涵和社会意涵。民族传统体育作为族群身份动作符号知识体系是一种文化表相,折射出族群身份边界和族群身份认同的社会本相。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符号与身体实践互嵌,通过民族传统体育的身体动作符号展现特定族群的形象特征,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符号体系对于凝聚和彰显族群文化认同具有重要意义。作为身体动作符号体系的民族传统体育,对于淡化族群边界、塑造身份认同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价值。笔者提出的“族群-身体动作符号论”理论假设基于“藏彝走廊”的民族互嵌格局,具有其历史、文化和社会的特殊性,为讨论“传统体育与文化认同”提供了一种可供讨论的议题。笔者认为后续还可就阐释族群身体动作符号、记录和整理族群身体动作结构和体系、民族传统体育身体文化研究等议题展开理论与实证的研究。

### The Multi-level Cultural Identity Function of Traditional Ethnic Sports: Taking Push Rod of Qiang People as an Example

LIU Guang, HE Chunyun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China 650504)

**Abstract:** The body is the carrier of social memory. The practice of the body can strengthen the collective memory, and then gather the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of the group. Using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literature data, With Push Rod of Qiang peopl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ymbiosis and complementarity of the traditional sports culture of Qiang people, by discussing the inherita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shaping historical memory as the presence of the nation, then showing the organizational mechanism of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to promote cultural identity; exploring the generalization of cultural space and social integration through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to show the social motivation of traditional sports to gather ethnic identity and shape the ident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in the multicultural region of the Tibetan-Yi Corridor, the “borrowing” and “sharing” of the Qiang traditional sports culture show the multi-level identity construction mechanism. It puts forward “ethnic group-body action symbol theory” hypothesis that the traditional sports created and developed by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in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are the knowledge system of body action symbol of ethnic groups, which has distinct ethnic identity attributes. As a symbol system of body movement, 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s are of great value for weakening the boundary of ethnic groups, shaping identity and forg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cultural identity; Qiang people; Push Rod

(责任编辑:杨谨瑜)